



你是我历史中的同命人

——纪念陈师寅恪

○ 高婧

※本小说曾获“读清华”征文比赛优秀二等奖。

积蓄：“应怜芳草梦，犹待卷帘知”

壹

柳絮纷飞的江南二月，裁剪出不知多少或雄奇或瑰丽的梦。时值崇祯六年，历史的神祈不动声色地旁观着波诡云谲的一幕幕大戏在明朝千万里土地上演，嘴角可曾有一丝苦笑？这是一个承载了太多快意与悲壮的时代，年轮急速膨胀着、包容着：

这一年，大将军袁崇焕被磔而死魂魄未散、登莱巡抚孙元化含恨离世，后金随即取旅顺、克登州，希冀一统中原；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降后金，未曾预料日后顶起了大清半壁江山；张献忠入四川，李自成进河北，期盼着紫禁金銮；21岁的吴三桂在与八旗的英勇战斗中渴望扬名军队；郑成功年仅10岁已熟识兵马，立志收拾旧河山……波涛汹涌的山河中，奢求的一片沉静安在？江南，此时外表看来尚是一片宁静的港湾。可造化弄人，最终人们都会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向前，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历史的片段……

盛泽镇归家院，在秦楼楚巷间以风雅和尚文而闻名整个江南。此时，归家院的后花园里，完全迥异于前庭的喧嚣，听不到士子纵论书画经史，听不到名妓鼓瑟拨琴相随。只闻得杨柳在和风中喃喃细语，飞过些许飘絮。暖暖的日光让一切熟睡，微微的，屋檐下几响雏燕的叫声，旋即便有大些的燕儿从柳枝间飞过，向屋檐下的窝飞去。柳树下挥毫泼墨的儒生微微一停笔，嘴角牵过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蓝缎儒衫，青巾束发，一双弓鞋透出小巧玲珑，儒生的笔尖只一停顿，又开始临帖几案上《孔子庙堂碑》的拓片。

“隐儿越发进益了，渐得虞学士世南作书的妙处，刚柔并济，清丽中透出刚健，只是……”

儒生最后一字落笔，身后响起了一个中年妇人轻柔的声音，想是已经站在那里很久了，“只是女儿家作书不可骨力过劲，久后必折啊！”

妇人的声音透出一丝颤抖，但是很快被自己掩饰过去，她知道，自己不是在说书法，更像是在占卜命运。

“娘，如是晓得了。”

一身儒生打扮的柳如是平静地转过身来，一双眼睛淡然地注视着妇人，仿佛看透了世间悲喜，与16岁的年纪极不相称。曾13岁上便在周丞相府中宠冠姬妾，最后被姬妾们诬陷赶出相府，从小无父无母的柳如是已经对人世的悲喜有些淡漠了。

“好孩子啊！……”

养母徐佛急忙换了话题和女儿闲聊起来。她有意无意地提起几社、复社的风流才俊，如是毕竟是少女心性依旧，脸上瞬间拂过一抹霞红，低头不语，却转过身去，坚定地提笔写下了一行字，呈在养母面前：

“唯博学好古，旷代异才，我乃从之。”

徐佛一惊。自己流落风尘几十年，心中的高贵与热情早深深地隐藏起来，而自己的义女、“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二八妙龄、风华正茂，用淡漠的外表和炙热的心将“爱”呵护在圣洁的高台上，不容亵渎，亦无所畏惧。而自己那逝去的年华与憧憬，仿佛也随着女儿的执着悄然苏醒。蓦地回过神来，只看得如是静静离去的背影，淡定的誓言留在空中，轻柔却振聋发聩：

“所谓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1925年4月,陈寅恪摄于德国柏林

微风拂起，前楼飘过一曲笛音，那正是柳如是曾经作的一曲《湖上草》，隐隐听闻那句“应怜芳草梦，犹待卷帘知……”

贰

“寅恪！这月教育司的官费又停寄了，这可……唉……”吴宓一脸忧虑走进陈寅恪的小房间，熟悉地踩在一堆堆书的缝隙中，走向坐在桌边的朋友，边走边叹气。

可陈寅恪却像是沉浸在遥远的幻想中，眼神停留在窗外的天空，目不转睛却仿佛一无所见。听到吴宓的话音，像是从梦中惊醒，突然回过神来。看到手中发黄的书页，瞬间的恍惚从眼中闪过，又很快抛在脑后，因为他想起了一件急于要向友人展示的宝贝，却压根没听到吴宓在说什么。

“来看我这卡鲁扎的古英语语法，不愧大家手笔，读之果有发人深思之处！”陈寅恪望着友人，晃手上那本从旧书店里淘来的珍宝，带上了一脸兴奋。

“官费停寄啦！我俩只得……”

“只得在图书馆里吃精神食粮咯！”陈寅恪默契地接过话头，带着苦笑。调侃未来一月困窘艰辛的生活，无奈却也释然。

民国九年，大洋两岸都是生机勃勃的春天，此端哈佛的校园里，活力的气息在春天里如山泉一样流淌，满溢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共同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共同拥有对知识与真理的渴求，一年前，相识，相知，一见如故，他们的友谊里永恒的烙印下了那时的春意盎然与生机活力，时饥时饱的生活丝毫不能动摇求知的热情。对这位游学各国、遍求真知的朋友，吴宓是满怀敬意的。给国内友人的信中曾毫不掩饰地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阳光从斑驳的小窗中透进来，淋漓得洒在桌边厚厚的一摞笔记和书上。

“读书须先识字啊！”看到吴宓小心地翻着一本又一本笔记，并且渐渐透出无法掩饰的惊羨与敬佩，陈寅恪诚恳地对朋友说，

“佛经多用梵文和巴利文写成，而东传过程中又有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融合，欲研习佛教文化，须从文字开始；而今更有西夏文、突厥文、吐火罗文随着民族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失去生命活力，实在不忍视其消亡。我自幼深受乾嘉学派的熏陶，热衷于语言文字，也就多下了些功夫，学了几门语言罢了。”

“你我同为白璧德先生门生，可博学之学我却不能及君十一啊。看看这五六十本笔记，梵、巴利、藏、蒙、突厥、回鹘、西夏、吐火罗、满、朝鲜、俄、伊朗、希伯来、东土耳其……”吴宓一本一本拿起笔记，念着封面上的文字，每一种都代表这本笔记所用语言。

“天啊！这么多文字，你是如何填在脑子里的？”说着伸手要拍寅恪的头，却被后者一把握住。

“哈哈，反应可还敏捷？看来俄得还不够呢！走，买书去！吾可一日不食粟，不可一日不读书……”吴宓会意地一笑，跟着朋友一起出门了。

空气分外清新，风景也如油画一般独具西方风情。陈寅恪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仿佛享受一般。最后，他睁开眼，淡淡地对朋友说：

“我打算过三四个月，在梵文和巴利文上学有所获后就离开哈佛，去德国。”

吴宓初听惊诧，默不做声。只跟在陈寅恪身后向前走。他可是再过半年就要拿到学位了呀！

“那里的学者更擅长精确性和彻底性的研究，正是我渴望获得的治学精神。置于哈佛的文凭，我并不十分在意。”仿佛猜到了朋友的困惑，陈寅恪缓缓地说。

吴宓静静地点点头，终于露出一丝微笑：“那……你我的约定可还作数？”

听到这句话，陈寅恪转过身，笑着却饱含真诚地说：“当然！十年之后，国内相晤。”

春风吹过心田，涟漪在热烈跳动的心房荡漾。自己的热情与学识在慢慢积淀，而中华大地毫无疑问是唯一的任之倾泻、与之共鸣的所在。只有中国，拥有文化上千年积淀的高贵。那里，也有相识自己这一捧芳草的卷帘人吧！突然一震，记忆里某一个角落仿佛将被唤醒似的悸动起来，却又并不出现。也罢，应是那关于历史中与我同命之人的记忆吧……

自由：“吾欲乘此云中鹤，与尔笑傲观五湖”

壹

松江的波涛融入了两个人的洒脱与快意。自由，在这一天，被一位老人和一位名妓挥洒得畅快淋漓。

辛巳六月已泛起初夏的瑰丽。茸城舟中，钱谦益迎娶柳如是。这一天，22岁的柳如是终于在六年后等到了让她今生死亦无憾的知己。

江岸边，人声鼎沸，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却不是来为这一桩姻缘欢呼祝福的。

“钱谦益！衰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啊！”

“揍死这为老不尊的，以儆效尤！”

……

一阵阵砖瓦落水的声音随之而来，溅起一片片水花，有的竟然已经砸在了船尾。

船娘不免一阵发抖，远远地离了岸，一边摇浆、一边用余光试探地瞟这位老爷的神情。而这时钱谦益正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诗自若，甚是怡然自得。

看着身边58岁的钱谦益，听着岸上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柳如是心里百感交集。一抬头，正遇上钱谦益宽慰的目光，纯净，淡定。他缓缓地、仿佛沉醉地说：

“记得崇祯十四年牧斋（钱谦益号牧斋）与卿同游黄山吗？”

柳如是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怎能不记得呢？那里万顷浮云令人心醉地流转着，隐约中仿佛透着天籁之



余秋室所绘的柳如是画像



音。柳如是渴望将来与钱谦益的携手就像这黄山的风景，宛如仙境。于是对着牧斋吟得那首诗：

“旌心白水是前因，颯浴何曾许别人？……”

“隐儿，继续帮我研磨吧！”钱谦益轻柔的呼唤打断了如是的思绪。

研好磨、摆好镇纸，他一挥而就的竟是柳如是当年黄山吟诗的后两句：

“煎得兰汤三百斛，与君携手被征尘！”

“我现在有两句诗回赠，为你写来如何？”钱谦益微笑着看到柳如是点头，于是信笔落墨：

“试听同声山乐禽，何如交响频迦鸟。”

想那佛经《正法念经》上释说频迦鸟：“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妙音”。知己之音，应是如此。

如是心下感念，世人只道钱谦益狂放不羁，为老不尊，可有谁懂得牧斋的内心？半生心缠世务、志在高远却终无所成，苦闷之气无法言传，而花甲之年得遇知音自然是失意人生最大的补偿和最大的慰藉；另外一层，如是更是明白，心底的钦佩也正是由此而生：

洒脱不羁、风流倜傥才正是钱牧斋的文人本色，而在这理学、道学一统天下的时候，这样真性情的挥洒、蔑视世道的举动，难道不是对死寂、刻板的世风一种无声的抗议和宣示么？无以反抗世界，只有反抗自己的生活以成就历史的独特片段，而自古阮籍、李白不正是此类任务的楷模么？

渴望自由的种子早已在舟中两人的心底生根、发芽……

贰

1926年初夏的北平，气温不算高，清华园里如往日一样宁静，甚至连蝉声也很寥寥。而工字厅西客厅的主人吴宓，此时却因为兴奋而浑身燥热，怎么也耐不住性子，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已经有一个钟头了。这时，工字厅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位老校工拎着一箱行李出现在门口。吴宓连忙激动的跑了出去，嘴里高喊着，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

“寅恪兄！寅恪兄——”

循声望去，陈寅恪身穿蓝布大褂、青布马褂，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正低头跨进门槛，显得有些吃力，但却坚持无需校工帮忙。

吴宓急忙加快了脚步，远远地就伸手去接。陈寅恪见到老友，也是又惊又喜，犹豫了一下，将包袱递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书房内

了过去，展开双臂给吴宓一个紧紧地拥抱。

“好沉的书啊！七年啦，寅恪兄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嗜书如命啊！”

“你我的十年之约可是提前践行咯！”陈寅恪回想起七年前的哈佛，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更多的是欣喜，不单为老友重逢，也为回归与之灵魂共鸣的土地，未来怡然治学、传道授业的美好蓝图已经在他的脑海里铺展开去；还有一个埋藏在心底的呼喊，自由，正是那多年来隐隐与自己契合、却又捕捉不到的历史中某个人的声音……

尚无家室的陈寅恪从此便在工字厅与老友吴宓为邻安顿了下来。至此，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齐聚水木清华，与其他科学门类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陈寅恪虽学问博大精深，却无著作、无学位，仍能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王国维字静

安)、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赵元任比肩,可见其“全中国最博学”的名声早已传遍宇内。

“吾所尚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诚如王静安公所言,余等所致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事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我等理应毋忘学人之天职而失独立之位置。”课堂上,陈寅恪虽身体孱弱,但是他的言语字字珠玑,仍然让台下的每个人振聋发聩,亦有慕名而来、堂堂必到的清华教师冯友兰和朱自清。

每每看着导师瘦弱的背影,长袍马褂的搭配一年四季不曾改变。许多人不解,为何这位留洋20余年的先生一身打扮却是纯粹的国货式?可因为他仍是那守旧、不入流的老顽固?

非也!“五四”带来的“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在当时每个人都一门心思摒弃身上一丝一毫的传统印记的潮流中,这样的信念需要何等气魄!面对喧嚣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论学论治,迥异时流”。他无意于标新立异,但中式着装已然成为了他向时代、向潮流无声的抗议,成为了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理念最日常的外现,而他背离时代的言行也许正与他的学术一样,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之精神、民族之精神。

“劫尽变穷,则在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而陈寅恪,就是一个为中华文化精神所凝聚的人。他,表里如一,走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

释然：“无数红兰向身泻，谁知多折不能回”

壹

康熙三年的一天,薄雾蒙蒙,西子湖上一叶扁舟随波摇曳。中年妇人孤零零地坐在舟中,静静地想着心事,并不在意小舟飘向哪里。

这便是柳如是,眼下是丈夫钱谦益的头七。这一年他83岁,福寿离世。

几十年斗转星移,终于,盼来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他却已经不在。如是曾经因为钱谦益的降清而长久地冷落甚至蔑视他,自己投湖竟也不曾换来丈夫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而这么多年来,经历多了尘世烦扰,如是已经释然。凡尘扰扰,有反清复明的功利诱惑,也有钱财花销上的困顿之时,

也有家国恩怨的忧愁和苛责,甚至还有生死牢狱的磨难,他们携手走过,超越了举案齐眉卿卿我我,更像两个歃血为盟的兄弟,站在风起云涌处,无须对视,莫逆于心。

有的时候,坚守的意义何在?无人知晓。历史的车轮转得那么快、那么耀眼,任多少个钱谦益、柳如是也无法阻挡、无法改变方向。人的力量过于渺小,对于历史来说微不足道,可是足道的是自己的生命,是生命本身的意义。

正如柳如是所言:“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官场太险恶也太龌龊,人间太险恶也太龌龊,那么何处是归途?归途原来就在钱牧斋那风流潇洒的举手投足、在柳如是那逸兴遄飞的青袍弓鞋,在踏青的芳草地,在徜徉的西子湖……可是,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西子湖上却已经不再有同船人了……

几日后,如是盛宴钱氏族党。在钱谦益去后短短十天里,钱家宗族竟为遗产分派肆无忌惮,频频上门要挟相逼。听说如是设宴,想其必会交出钱氏账簿,于是这天纷纷兴致勃勃登门赴宴。

“各位久等。”如是一身素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憔悴但坚毅的眼神缓缓扫过每一个人的脸,仿佛是要把他们的相貌刻在自己心里。很多人被看得不知所措,慌忙低下头,不敢直视如是的眼睛。

“钱家的账簿在我这里,我这就去取与各位。”

众人猛然抬头,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紧紧盯着如是的背影。只见她款款走上荣木楼,在高处转过身,睥睨众人,空洞的眼神转而眺望远方,仿佛不愿被这尘俗污秽玷污了最后的视线。

她关上了荣木楼的楼门,再也没有出来。三尺白绫,结束了她同样洁白的生命。

漫山遍野的红豆树瞬间绽放。如是和牧斋生前亲手将它们种在这山坡上,却都未曾等到花开的时刻。

那结出的粒粒红豆,仿佛是在天上的微笑呢。俯瞰这个世界,淡然而神采飞扬……

贰

“红豆树,红豆树……是柳如是!柳如是!”

一阵梦呓中,陈寅恪从病床上惊醒。妻子唐笈和身边的护士都松了一口气。那日,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65岁年纪不慎在家中摔倒,腿骨断裂,当下被送

往医院抢救。如今他已经在病床上高烧昏迷三天，终于醒过来了！

“帮我找助教黄萱来。”陈寅恪对着病床前依旧泪眼婆娑的妻子，轻声说。

内心不再困惑，多少年来心底里那个与自己同命的声音，在这一刻终于清清楚楚地展现在面前，是她，明末的江淮名妓，柳如是。令自己都感到些许惊讶的是，困惑消散并没有带来意料中的兴奋，反而是更大的宁静和平和。他们原本就是跨越了几个世纪心意相通的，释然，是两人共同的归途。

“我在。”黄萱应声答道，“先生还是静养为宜，过些日子再工作吧？”

“不碍的。”陈寅恪刚清醒过来，气息显得十分微弱，可依然坚持着，让黄萱记录自己的口述。

“这部书寄望二三年写成，取名《柳如是别传》……”

病房里静静地流淌着陈寅恪缓缓的叙述，只听得助教手中的笔沙沙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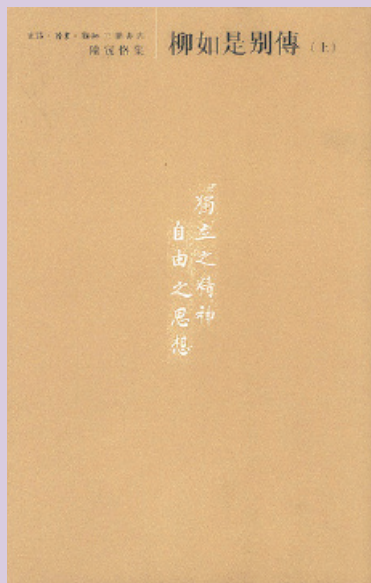
光阴荏苒，这静静的讲述和沙沙的记录，经历了中山大学校园里一个又一个难耐的冬夏，经历了“反右”斗争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经历了命途跌宕、贫病交加，经历了老友吴宓千里相访的患难真情……1964年，十年，整整十年后，中国人谜一样完成了核武器研制的这一年，陈寅恪终于完成了后人看来也像谜一样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苦古人，留赠来者。”初稿的《说偈》所述，耐人寻味。看似精细地描绘人间喜怒哀乐，自己的感情却早已出离其中。什么是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视而不见，而是充分的感知。

“文革”劫难接踵而来，批斗、游行、断粮和床头边夜以继日的高音喇叭，带走了原本已经目盲蹙足的陈寅恪年迈的生命。

中秋之夜，自己病榻上的最后一晚，陈寅恪回想起八年前的中秋，吴宓来访，高兴的心情自不必说的，“差喜今朝同说饼，卷帘轻雾接香尘”（陈寅恪《辛丑中秋作》）。八年的时间，世界的改变太多，天地霄壤之别，何其大也！

高音喇叭里仍在叫嚷着，但是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离自己很远很远。自己的世界里，很静很静。生命用最后20年的风浪来剔除驳杂，最后一晚，留下的是宁静、淡然的心灵。一切早已释然，归



于平静。

一滴、两滴……那是什么？哦，是溅在衣衫上的浪花。等等……这是松江水啊，自己正乘舟御风而行呐！

瞧，那是归家院，如是正朝自己静静地走过来，留下徐佛在身后拿着一幅字发呆。隐隐闻得《湖上草》的呢喃细语……她字字清晰地感叹：“应怜芳草梦，犹待卷帘知。”自己心下感念：“少年之时，你我都在积蓄。”

拨开雾气，怎么又到了这里？西子湖的舟中，如是看一眼岸上叫嚷的人群，微微一笑，转头举杯过来：“吾欲乘此云中鹤，与尔笑傲观五湖。”心里一震，“你我都在穷尽一生，追求自由。”

舟停靠岸，漫山的红豆花儿盛放。如是已经不在身边，但是又仿佛看到了她的微笑……原来是树上结出的粒粒红豆。抬头，她也许就在天空中的某个地方俯瞰浮世人生吧，她微笑，是因为早已释然，生命本身的意义已经在她的一生里绽放永恒的光华，相形之下，各种尘世的起落、坚守与违背，何足道哉？

而自己呢？“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有朋。”（陈寅恪《寒柳堂集》）自己的一生，无愧于生命的意义、无愧于自由的价值，就这样，死而无憾……

（作者为清华人文社科学院毕业生，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